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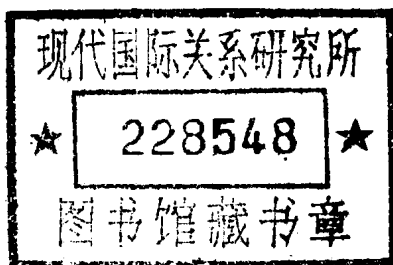
1112
D07
163

李國鼎 著

工作與信仰

台灣經濟社會發展的見證

天下叢書 56



H 198 8. 1. 1 7.

Vision & Devotion

—Witnessing Economic & Social Development
on Taiwan ROC

by Kwoh Ting Li

著者簡介

李國鼎

南京市人，一九一〇年生，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，嗣獲公費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物理研究所。

返國後任武漢大學教授，並投筆從戎，參加防空照測部隊，及戰時鋼鐵生產工作。

來台後，歷任台灣造船公司總經理，經濟安定委員會、工業委員會委員，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長，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副主委，經濟部長，財政部長，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。三十餘年來，作者致力推動工業化及國際經濟合作，對台灣經濟發展、財政金融革新及科技生根等工作，貢獻良多。

英文著作：

一九七六年：「THE EXPERIENCE OF DYNAMIC ECONOMIC GROWTH ON TAIWAN」(美亞書局)

中文著作：

一九七八年：「台灣經濟快速成長的經驗」(正中書局)

謹以本書紀念

先嚴白樓公
慈劉太夫人

作者序

天下叢書選擇我近三十年來的各類寫作出版一本文集，要我自撰一序，我一生只希望向前看，很少寫回憶，要「我」寫序形容自己是很難的工作，思之再三，姑試撰如下：

-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，來自平凡的家庭，得到我父母的養育，兄姊的教誨，送我到學校，由師長帶領充實我的學識修養。

- 我在小時直到中學二年，也讀書，也頑皮，大了一點知道怎樣努力——讀書努力，工作努力，同時工作中不斷在求知，這一個求知的鐘擺仍在不斷運轉中。

- 當我進入社會，不斷的繼續學以致用，我以基礎的科學知識，主動多方追求智識，解決問題。

August 11/9/01

以國家爲己任

● 我生在憂患環境，塑造了我的人格，自然把國家歷史的恥辱帶到個人心境深處，影響我一生的志業，使我對國家的觀念和責任牢不可破。

● 我從來沒有大志，談不到野心，但是我對國家的向心力很強，希望國家的進步心很切，「人家能，我們爲什麼不能」，這些年來我們把一個農業社會轉變爲一個工業社會，我發現有很多部門進步很快，有的比較慢，如何齊一步驟一同前進，那進入開發的國家步伐，一定會快得多，我的興趣在不斷去尋找那進步慢的部門。我的希望，一個國家的領導人，正如一個大交響樂團的指揮，帶領全團奏一個步伐穩健齊一的好交響曲，沒有一個人會慢一拍或半拍。

● 如果把五十年作一個回憶，我入世工作都是與政府有關的單位，包括學校、公營事業在內，可以說我自己找的工作只有一次——返國後尋找參加直接戰時防空工作，其餘都是工作來找我，我覺得有意義，我接受了，就試試作下去，盡我的力量智慧，以團隊精神在長官指導下把它作好。同時一生只拒絕了一次工作，孫前院長連璿兄組閣時要我再任經濟部部長，我因體力關係終於婉謝了，仍任政務委員協助科技等事項，後來相處得十分愉快。

● 我是一個學科學出身的，參加經濟設計工業發展和財經決策，在一個快速成長的成長經濟，已轉向與國際間密不可分，所以我了解一個動態成長（dynamic growth）不可受靜態環境（static environment）所束縛，因此一定要變，才能以變應變。法律是一個很重要範疇，二十多年前我在經濟部長任內，應邀到司法部法官訓練所去演講，我就說在小學生時制服，在中學生時即不能穿，大學時更不能穿，經濟（學生）規模由小變大，由內銷而外銷，由勞力密集變成技術密集，所以法律（制服）要常常修改，才能適應。同時我又比喻說，法律應該具有推土機的功能，排除在國家進步前的一堆一堆泥土、岩石、道路瓶頸（如若干稅法或土地法的條文），才領導國家前進，三十多年的進步，若干制度過去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訂的如果不合時宜，不能削足就履。在這一方面的工作，自從改善投資環境開始到今天，我仍有興趣，這種工作要很多年輕人來接棒，動態的經濟和社會也一定要使大家瞭解，包括立法人士、執法人士在內。

好動而多見、多聞

● 我是一個好動的人，如果推動農工業，推動公共建設，祇在辦公室看計劃聽簡報，固然可以增加瞭解，但是要有較廣闊的視野，實地的視察，廣泛的接觸，可能你所形成的計劃，就不一樣，例如自從在美援會時支持高雄港務局疏濬港區計劃，砂土產生有價值的

新生地進行開始，前後十多年，我利用週末到高雄住在煉油廠宿舍，約了有關同仁研究該地區發展的需要，開始推動了港區土地利用問題，深水碼頭、工業區、加二區、外環道路、第二港口的開闢，第二港口附近新生土地預計建造電力廠、儲油槽、鋼鐵廠、造船廠、石油化學品碼頭等；此外還有配合需要：澄清湖自來水廠、水源問題，除了淡水溪供給外，促注意保留地下水權，以應大高雄地區未來擴充需要，工業發展配合工業專科職業學校擴充問題，台機承辦技工訓練中心，設立漁業人才訓練中心，有的以美援相對基金支援，有的以中央及省預算支援，後來又有日圓貸款和美國進出口銀行貸款，這都是占於多次視察，就地研商形成計劃，有些財源是出國交涉的結果，所以我覺得必須要及時行動才能配合；百聞不如一見，多見、多聞、多說、多思總是有益處。

從美援後期開始，美方鼓勵我國接受第三國人員到台灣來受訓，所以運用美援期間，我國接受了農工各方專門人員在台受訓，也鼓勵我派團出國訪問瞭解他們發展的情形，曾經試行派團赴非洲賴比瑞亞去考察農業發展的潛力，最後派農技團去實際試驗各種作物和品種——一舉順利成功，於是我國展開與非洲新興國家由農技援助而進入締結外交，最多時有三十多個國家，其中以象牙海岸最為成功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我們二十多年來獲得的經驗能夠為別的國家所採用，使得他們的人民也由農業時代轉入工業時代，人人收益提高，世界豈不更富庶，以免貧富懸殊，到底東南亞國比較容易，有我們華僑作媒介轉

入工業較易，如今這一個信念一直形成政府的政策，無論有無邦交，只要可能，政府從來沒有放棄，始終把握機會，使我感覺得這是我們傳統的文化所導致。

神的恩典

最後我得感謝神，自從五十五年聖誕節受洗後，我的生活更有規律，神賜我智慧、勇氣、信心來應付與日俱增的問題，到六十四年十二月我因身心疲累發生心肌梗塞住院一個半月，給我機會休息，讀完了新約、讀完了詩篇、每晚熟背詩篇二十三篇使我安然入睡，也承長官愛護給我充分休息，到了六十五年六月初我請求辭職擺脫財長的重擔終於獲得允准，給我一個較輕的工作，使我能夠真正康復。一直負責近二十年的我，真正如釋重負，滿心感謝。到同年十一月，奉派主持一個小組，協調推動各部會有關科技的事務，到六十八年起工作漸漸展開，負荷又漸漸加重，到了七十二年最為繁重，到了八月我常常發生缺氧現象，到十一月澈底檢查，知道其他血管也有阻塞後，蒙神保佑，終於安排在七十三年四月赴美邁阿密醫院詳細檢查，四月十六日因血管全部阻塞僅有一根有五%的血通過，不得不用繞道手術，一切順利，出院休息一個半月離開邁阿密，起程返國，也有文為記。神對我的恩待是無法形容的——只有一個「愛」字可以形容，今天在這世界上如果接受神的愛，我們用愛心散佈到每一個角落，我們將每天報紙所登載的恨消滅掉

，這是一個多麼好的社會。末了我希望以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第四節—第七節及第十三節照錄如下，以供參閱。願在我們的動盪環境中，能以愛心來消除一切由「恨」而來的各種意念、行為，使得人人更快樂，作更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事。

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 第四節至第七節

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愛是不嫉妒；愛是不自誇，不張狂，不作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；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

第十三節

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，這三種，其中最大的是愛。

（註）寫完之後，於七十六年五月九日參加張岳軍先生百齡華誕茶會聽到，特附錄如下，以資佐證。李副總統在張岳公前輩百齡華誕賀詞，特別提到岳公信奉基督，每日必讀靈修日程，對於以「信望愛」為主要精神的教義，和耶穌濟世救人的信心、愛心和耐力，信仰虔誠。……岳公認為「信心因有行為才能表現，而行為必須充滿愛心才能完成」。

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心臟開刀第三週年紀念日

台灣經濟成長奇蹟的見證人

從熱愛物理的劍橋留學生，到抗戰時期返國獻身政府，李國鼎為我國經濟建設辛勞耕耘了四十年，他的工作歷程，是一個公務員參與國家建設的最佳見證。

在接受發行人王力行女士訪問時，這位貢獻卓越的財經功臣，以整體眼光分析四十年的財經決策、台灣的未來，並從生活的經驗、宗教的啓示中，提出剴切的批評和期望。

問：你的公務員生涯長達四十多年，是否能談談從大學時期開始就有那些抱負？

答：我從劍橋回國參加抗戰，到今年剛好五十年整，明年是我到台灣工作四十年整。而我讀書的時候，並沒有想到國家會給我這麼多機會參與這麼多工作。中學的頭兩年，我還是個頑皮的孩子，讀很多小說，下課後常跑到城門上去玩，但功課還跟得上。到了第三年才開始認真讀書，也碰到好的數學和化學老師，興趣就轉到自然科學。我最大的興趣是數學。民國十五年考進東南大學（國立中央大學的前身）數學系，讀了兩年，因為數學系的老師多半年紀大、記憶力不好，把我的興趣給抹煞掉，於是改唸物理系。讀書的時候，我很活躍。不但在學校裏組織物理學會，編手冊蒐集諾貝爾獎歷屆得主的資料，還參加中華自然科學社，和其他系的學生常聚在一起討論科學問題。

到劍橋留學

大學畢業後，我在南京私立鍾南中學教了半年書，上午教書，下午回母校聽演講。民國二十年，老師介紹我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物理和數學，讓我有機會把所有的功課溫習一遍。

民國二十三年報考留學時，我數學考了滿分，為全場最優。當時是南開大學名教授出題，他來找我：「爲什麼不去英國讀數學？」而當我在大學時，物理學科中我最喜歡「放

射線物質」這門。英國有一位物理學家羅塞福特勳爵所撰「Radiations From Radio-active Substance」中探討核子構造、電子運行，把我帶到新的境界，引發我留學英國劍橋的興趣，想追隨他老人家研究，總算如願以償。

我們在留學時代的抱負是希望回國後能創造科學研究的環境，不必到國外去留學和讀學位，才能使學術生根。

問：台灣的經濟發展歷史中，有很多位功臣都不是學經濟出身的，像尹仲容先生唸的是電機，嚴家淦先生唸化學，你學物理，趙耀東先生學機械。能不能解釋一下，為什麼你們在財經方面有這麼大的貢獻？

答：我不敢說有很多貢獻，學理工科學如果基礎打得好，面對問題如何分析，如何解決，科學方法很有幫助；同時比較容易作客觀看法；如能彙集經驗，把握時機作負責的決定，即是成功的因素。

以我個人來說，我很幸運能有機會為國家做事。回憶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蘆溝橋事變發生時，我的指導老師勸我回國參加戰時工作，同時政府則派人來安撫海外留學生：「你們手無縛雞之力，還是好好讀書，等戰事結束，再回國幫政府做國家建設。」而我們這些學生，從小學、中學到大學一直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，比方小學時候已經遊行叫喊「還我青島」，一刻也不能忘記，於是我就毅然整裝返國了。

回國參加對日抗戰

我先進防空學校的照測總隊，管理照空燈和測音機的安裝維護修理和訓練使用，因為這和我所學的最接近。做了幾年，我的興趣轉到工業方面。當時中央大學雖然也請我回去教書，但我覺得那時有更重要的任務，就是「如何把仗打贏」，於是到重慶去參加資渝鋼鐵廠。就是這一念之變，使我的人生旅途整個改變。

問：你參與財經決策將近三十年，覺得那些財經政策真正發生深遠的影響？

答：最重大的財經決策，大約有民國四十年代1.政府努力控制通貨膨脹，建立預算制度妥善運用美援，供應民生必需品物資；2.實施土地改革，增加農民收益，提高土地生產力；3.推行進口代替工業節省外匯；4.四十年代末期，經濟漸趨穩定，實施單一匯率制度使新台幣有適當價位。民國五十年代1.實施財經十九點措施；2.獎勵儲蓄、投資及出口，並通過獎勵投資條例，民營出口工業迅速成長；3.建立加工出口區制度簡化手續，外資、僑資及本國資金共同發展以出口為主的工業；4.推行賦稅改革尤其直接稅的稽徵，作業電腦化。民國六十年代在因應國際上先後金融危機、穀物不足危機及能源危機，我國推行十項建設；大量在交通及重化工業投資，使經濟提前復甦；此一時期逐漸建立票券市場及外匯市場增加彈性；在六十年代末期重視科技研究，同時推動新竹科學園區發展技

術密集工業。七十年代承第二次能源危機延長影響，投資意願不旺，但是仍間隔有高成長的年份，連續五、六年來出超累增。七十五年油價及國際物價大跌，造成有利出口環境因而出超擴大；但進口大幅放寬，關稅降低，惟對外資本流動未能及時放寬導致外匯累積，在這一方面時差略大。

大體而言，三十年來經濟政策都能跟需要配合，有點時差，但不太大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們的政策沒有搖擺不定，方向是一致的。在保持穩定的物價、出口等方面都不錯，近幾年來就是在促進進口和放寬的對外投資方面慢了一點，不像當年推動出口那樣出力。第二是投資意願衰退問題，有關投資意願問題，在經濟因素方面工商界從事某行業者，投資時多半在本行業或有關的產品，能夠肯花錢作研究發展的不多，今後必須提高產品附加價值，如果談到高科技工業，不免覺得陌生，希望他們的第二代企業家能夠轉向。在非經濟因素方面，就有許多複雜困難，我也不是內行，只是知道有其影響。

一個補救的方法便是政府找專家尋找投資機會，鼓勵大家投資較大的如超大型積體電路計劃，需二億美元以上，因為時機良好，政府參與的股份不超過一半，其他吸引外資和國人資本，國人資本係勸募而來；其中三分之二是資本，三分之一為中長期貸款。這是一個計劃有幾重意義，第一，國內技術發展已有初步基礎；第二，代客戶製造，客戶提供設計及行銷；第三，說明我們工業家投資在轉向；第四，這是一個現代方式經營事業，

有錢出錢，請專業人才管理，如果能多發掘幾個這一類計劃，一方面可使工業真正升級，一方面可增強投資，甚至可以透過資本市場吸收大眾資金。

現在的社會和過去不同，因此現在的財經首長更分外難為，常常說話被斷章取義，也有報導消息採用夾敘夾議式，要更正也無從更正起，也有積非成是，創造民意。我本人認為經濟發展的過程中，若干觀念必須視內在在外發展情勢而改變，大眾傳播工具是很重要的工具，以求好求真的方式作去，保持一定水準的作到不譁衆取寵，對國家和人民都是有益的。否則作事的人不敢說話，如同古人所言「爲政不在多言」。在農業社會轉到工業社會，連續二十多年的迅速經濟外向發展的情況之下，大眾的共識對推行的政策，還是有幫助的。

從制度改革起

目前談行政革新，其實還是要改制度。像進口自由化，並不是政府沒有開放進口，而只是有些貨品進口，有一、兩道複雜的手續，要經那個機關證明等等。現在已討論決定一千多種物質要連關稅免去，大家都同意了。所以自由化的步驟需要很多單位有共同瞭解，才能推行，工商界也要有同樣的心理，兩相配合，自由化的步伐就會快的多。

問：你在科技方面花了很大的心血——尤其是這幾年，你對科技的一般看法如何？

答：自蔣總統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長時，我於六十五年六月調任政務委員，十一月指示成立應用

技術研究發展小組，協調連繫各有關部會推動有關科技的工作，目的在以科技支援國家在經濟、民生及國防三方面的進一步發展，步調一致。孫院長就任後即着手草擬科學技術發展方案，六十八年五月公佈，涵蓋各級科技人才的教育、技術的引進、國際的合作，科學園區的設立吸引很多有經驗的學人返國創業；七十二年三月又通過了科技人才培养與延攬方案，重點在加強師資及研究生獎勵，一面由國科會支援國外學人回來擔任客座教授，一面對國內作研究的優秀教授，頒予獎助金以安定其生活，對碩士、博士研究生，則設立獎學金俾專心讀書研究，幾年來質和量皆有進步，提高了碩士、博士水準，充實師資及設備也作到，這正是我當年留學時的想法。近四、五年來各國立大學理工研究所有相當的充實，國內的研究環境也在不斷改善，較大規模的研究所也逐漸形成，優秀的大學生留在國內深造後即參與工作，如果在若干制度上障礙陸續排除，在五年至十年以內，一定有顯著成效，陸續有國際水準的教學研究單位出現。總之，我們過去對於若干重點科技尤其是資訊與電腦若干課程的教授，在美國也缺乏，在我們的方案中，教育部支助各大學去延聘海外人才辦理暑期班自六週至十二週，有幾位一同回來開課，教授、副教授、講師及博士班均可選修，以補充師資人才的不足，因此效果很好。在制度上，以古人「不患寡而患不均」的哲學，加上齊頭主義，所以缺乏彈性，這幾年的努力在增加彈性，已見到效果。